

愛之焦點

中華民國廿一年十月十六版

全書一冊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郵費加一

創造社叢書

第七種

愛之焦點

版權所有 不得翻印

編輯者 創造社

著作者 張資平

發行者 趙南公

發行所 上海泰東圖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白克路九如里七號 大中書局
分發行所 南京太平路二百五十號 大中書局

目次

一	雙曲線與漸近線·····	一三四頁
二	愛之焦點·····	一三四頁
三	一班冗員的生活·····	一三八頁
四	木馬·····	一三二頁
五	她悵望着祖國的天野·····	一三二頁
六	約檀河之水·····	一三六頁
七	寫給誰的信？·····	一三二頁
八	白濱的燈塔·····	一六頁
九	一羣鵝·····	一三〇頁

雙曲線與漸近線

(Hyperbola and Asymptote)

今晚上，他許久不流的熱淚終流出來了！

她的像片，她的筆蹟，她替他做的兩條白領帶，衣送他的一件貼身襯衣，她替他縫補過的洋襪，她買給他的衣架，她買給他的一罐髮油，沒有一件不會催他流淚的。

「世界是爲有利己的一班人們而後存在的，你是此世界中一個人，所以我只管向你自己應進的那方面進行。：：：：：不過我有一句話告訴你，我今有勇氣說我發誓不再爲均松流淚了。：：：：」

她今晚來的信是用這樣的口氣說的，算是她對他的最後的怨語了。

他心裏雖然喜歡他可以脫離一種不能告訴人的苦惱，但一面也有點恨她太快灰心了。他希望梅茵有更憤妬的，熱烈的，信寄給他！

鄭均松每天晚上定在他的書房裏伏案兩三個時辰，準備他第二天要授給學生的功課，準備完了，才去休息。今天晚上他沒有心緒去理他的功課了，因為吃過晚飯，操有定人的悲歡離合之權的郵差送了兩封信給他，一封是梅茵由P埠寄來的，一封是他的母親由家裏寄來的，催他今年之內定要和他的未婚妻成婚。

『今年內就要成婚，何以對梅茵？然而梅茵像蛇一般的智慧，也像蛇一般的固執，我不成婚，不能死她的心！我還是回去。』理性戰勝了，牠終把他的心引向了故鄉去。

南支那（South China）的東南隅，有一個商埠叫做S埠，這S埠要算東海岸線和南海岸線的交點。由這S埠溯江而上，北行四五百

里，可以發見一個繁盛的縣城，這縣的市場外觀雖然繁盛，其實沒有一點所長——由設施的政治，實業，和固有的人情，風俗，習慣等各方面觀察，都一無所長。據他們的省教育機關——受軍閥支配的教育機關，美其名曰會議制，其實是行獨夫主義的教育機關的報告說這縣的教育甲於全省。我後來查得教育機關所下的『甲』字是根據沒有中學師資的查學員的報告和該縣的學生和教師的多數。我想作算是『甲』也不過是猴兒在沒有獅象的山中稱帝稱王罷了！縣中的教育家們吶！又何必睥睨一世，顧盼自雄呢？

這縣的教育既然這麼發達，所以女學校也有幾間，不是把寺廟來改築，就把舊日秀才舉子們念書的書院來充校舍。有幾個靠女子教育吃飯的人，看見寺廟沒有了，書院又給人占完了，大成殿給一位在省會念了三年高等師範講義的土教育家占去做縣立第一學校了，

試院又給一位工手學校電氣科肄過業的洋教育家占去辦勸學所了，還有一二所公家的建築物又有政府保管着說祇準住軍人，不準住學生；他們就把縣裏的育嬰堂也截取了一半開辦女學！弟弟妹妹們！你不要哭得這麼悲慘！姊姊們沒地方念書，所以委屈了你們，累及你們！你們還在哀哭麼？姊姊們的書如何念得下去！？

鄭均松是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教員，會教歷史，也會教地理，會教算術，也要教唱歌，算得一個多材多藝的教員。『縣立』兩個字是學校裏要吃飯的人冠上去的，向縣知事和縣人討錢的時候名目好聽些。

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唱歌，遊戲體操——戲旦式的跳舞，和織繡的成績是很好的，學校當局也把全副精神注重在此三科上頭，因為女學生學好了這三科很能代學校掙幾個錢。中國現代最光榮的

人物——有絕對的權威的，有最多金錢的，公認的強盜到來，學校當局就叫她們把這些技術演給這種新式偉人看，博他們多捐題些和總頭差不多的東西。

鄭均松是縣立女子師範傳習所的唱歌教員，不消說是校中的中堅人物。梅茵初認得均松時，是在附設的高等小學部最高級肄業。

梅茵最初能引動均松的注意，是她的清脆高亮的歌聲！其次是輪廓很明瞭的，富有曲線美的血紅色的口唇！其次是按風琴時候伸出來的一對像春筍尖一般的玉手！到了後來梅茵身上的一絲一髮和她的一舉一動一言一笑都能使他的心房怦怦的動躍了！均松到這時候才明白過來自己給一種不容易解除的情絲縛着了。

二

梅茵的父親梅翁從小就在南洋經商，初去的時候是替人家看守

店面，十餘年來辛苦經營，到近年他竟能自張門面，在P埠開了一間小雜貨店。聲說他的貯蓄，要累積上萬了。同縣有一位秦商，也在P埠做了十餘年的生意，梅茵的父親，開那間小雜貨店，得秦商的助力不少；所以梅茵做了一種酬謝品，七歲那年，由她的父親作主，定給秦商做媳婦了。

秦葆初——梅茵的未婚夫——和均松是同學，同一年進了教會辦的中學校。葆初祇讀了兩年，沒有畢業，他父親就催他到南洋P埠去實地練習商學了。均松祇聽人說葆初的未婚妻，叫做梅茵，却沒會過，到當教員的時候，未免特別注意，特別關心，這也許是均松對梅茵生戀的一個導火線。

殘秋又要盡了，起伏得很緩慢的老年山波，漸呈蒼黃之色，山麓的林叢裏，散着無數像枯骨一般的，灰色的樹枝；景象異常荒寞，

幸得還有幾叢白色山茶花，和深紅色的楓葉，點綴其間，添些色彩。

『先生！我們夜間補習英文的事！學校裏的人都曉得了。』梅茵跟着均松，行到山溪的橋邊來了。今天是女子師範學校修學旅行，梅茵請了病假；約了均松，到離城十多里的地方，來看最有名的雌雄瀑，——兩條像銀帶一般的，從花崗岩山頂的松林裏，直瀉下來的瀑布。

『真的麼？給他們曉得了麼？』均松臉上顯出狼狽的樣子，翻身來望着梅茵。

『可笑，你們男人！做錯了什麼事，要害怕到這個樣子！』梅茵紅着臉笑望他。

『不害怕什麼，怕她們誤解了我們，外邊聽見不雅。』

『怕什麼？但我一個上夜學麼？』

兩個月前的一晚上，均松吃過了晚飯，打算出寓，訪訪朋友，剛踏出門恰遇三個女生來找他。借琴譜呀，問算術題呀，三三五五常有女生來找他，祇沒有單一個人來訪他的。

『我們來得不湊巧，先生有事要出去呢！』當頭來的，就是均松沒有一刻不思念的梅茵，她翻轉頭來苦笑着，對後來的兩個說。『沒有什麼要事，散散步罷了，請進來坐。』三個女生，跟了她們的教師進去了。

『又要借琴譜麼？所有的，不是都給你們拿去了麼？』坐定後，均松笑問她們。

『不是的，不要借琴譜。』梅茵臉上泛了薄桃色，低着首笑，隨即又抬起來，望着她兩個同學癡笑，兩個同學也笑了。

『說嗎！快對先生說嗎！』同來的一位姓林的半惱的笑着催梅

茵。

「你自己不會說麼？」梅茵又笑了。

「什麼事！什麼事！」先生方面也催着梅茵說。

到後來她們告訴他，她們嫌學校的英文功課太遲緩，她們又告訴他，她們想利用夜間的餘暇，補習些英文。她們又告訴他，她們想隔一晚上，便同來他寓裏習英文，最後她們問他，可能答應？

除地點的問題外，他都可以同意。替女生開一個英文補習班，不算什麼希奇的事，但均松總以為自己同意的動機，有點不很純正似的。梅茵不在這三人裏面，均松或不許她們到他寓裏來，不是的，他或竟至全然拒絕，不願担任。

他們四個商議了一刻，決意把梅茵家裏的外書房，借來做補習英文的教室了。梅茵的母親，是第一個贊成的，她說由均松的寓所，

同她的住宅，要經過黑暗的街道，她很不放心，她很不放心梅茵夜間在那條街上走。

同學的兩個女生，距她們的家近，也很樂意，隔一晚就到梅茵家裏來。課完之後，梅茵或同時送一個先生和兩個同學回去或先送兩位同學回去。

『我想問你一件事，但是問你之先，你要發個誓不把我的告訴第二個，——不管我問的有錯沒錯。』姓般的女生，在歸途中，問姓林的女生。

『我早猜着了你想問的事是什麼』，林生停着腳，湊近般生的耳朵低聲的，『你不是問他們兩人近來的態度麼？』

『什麼態度，我不懂！』般生搖着頭笑。

『你這刻薄鬼！又在裝做不知了！我且問你。你從那點看見他

們的態度不尋常？」

『我不該偷看茵姊的原稿簿的！今晚我到得早，先生還沒來，她也還在裏頭吃晚飯。她的書包解開着在她的小書檯上，裏頭一本原稿簿挑動了我的好奇心。裏頭有寫給先生的英文信稿呀！先生還代她改了許多，先生的筆跡，我們是認得的。什麼：Heart bounds to heart. 什麼“Be a man and fold me with thine arms.” 什麼“Love's eyes are very blind.” 什麼“*Yes, I love you truly, and must always love you!*” 真多好文章，我記不得許多了！』殷生且笑且說的走。

『我前星期，碰見他們倆在接吻呢！我忙輕輕的退出來，然後打響聲進去。』林生低聲的說。

三

由K縣至P埠的路程，要先由K縣乘船到N市，再由N市乘火

車到S埠，由S埠再乘汽船開往P埠。

車窗外的青色麥苗，不時在空氣中振盪。跟着麥苗，不時還見有黃色的菜花過去，近鐵道的草場像受足了日光的薰育，長了些淡黃色的嫩芽，日光的力很強，坐在車內，覺得雙頰發暖。

一輛二等車室內，有兩張相對向的椅子，向火車進行方向坐的是一個西裝少年，向反對方面坐的是一個年約二十三的女人。靠着車窗，和西裝少年並坐的，是一個三四歲的很可愛的女孩兒。靠着車壁，和他母親的身旁睡着的是個才週年的小孩兒。此外車室中，再沒有別的旅客。

『均松叔！鵝！一羣鵝在叫！』女孩兒指着車窗外叫均松看。均松在和她的母親說話，沒有理那小女孩，鵝早不見了。均松隨口答那小女孩，

『是的！他們都是鵝！都是一羣鵝！』

『一羣鵝——不能理解我們的鵝！』這個女人，不消再加註釋，她是梅茵了。她苦笑着看均松，均松臉紅紅的，把頭低了下去。

『能夠做鵝，不知減少多少煩惱！』均松隨着又歎了一口氣。

『先生！不，我不叫你先生了。我從今後叫你均松了！你許我麼？均松！我把我別後幾年的經過，都告訴你了！你也應該把你的經過告訴我。我們一別五年，雖不能說是相思辛苦，但我們這回碰着，我真說不盡我的歡喜和悲痛！五年前那晚上，你對我說，我們的關係，接吻爲止。到第二天我到學校去，我才知道你辭了職。你不來別我，也不來封信通知我；那時候你那裏知道我如何的恨你！後來我打算退學，——打算出南洋去和他們的爸爸結婚時，很望你一見，訴我的心曲，可是誰能把你的行踪告訴我！我結了婚後，常

夢見你在罵我，罵我薄情。我又夢見你退出了教會，拚命的吃酒。先生！均松！你爲什麼不把你五年來的過去告訴我？均松！我雖然代他人生了兩個孩子，但戀你的熱情，從沒有熄，不過這五年間是潛伏期罷了！我今遇見你了，我的戀愛的火重新熾熱起來了，我想把我從前沒有燃燒着的你，重新再燒燃，均松！先生！你許我麼？我雖然生了兩個兒子，但我這四五年來的生活，算不得是生活，我想你一定會領略我所說的！先生！均松！I love you only；My heart is true！這不是你教過了我的麼？這兩個小子，假使能夠叫你爸爸，那就是我的幸福了！』她的神經，像很興奮似的，她又在他面前流淚。

『梅茵！過去的事，不必重提了！Love is blind！我不是早告訴了你麼？把我們在這五年所作的成績比較起來，你才是幸福的。我